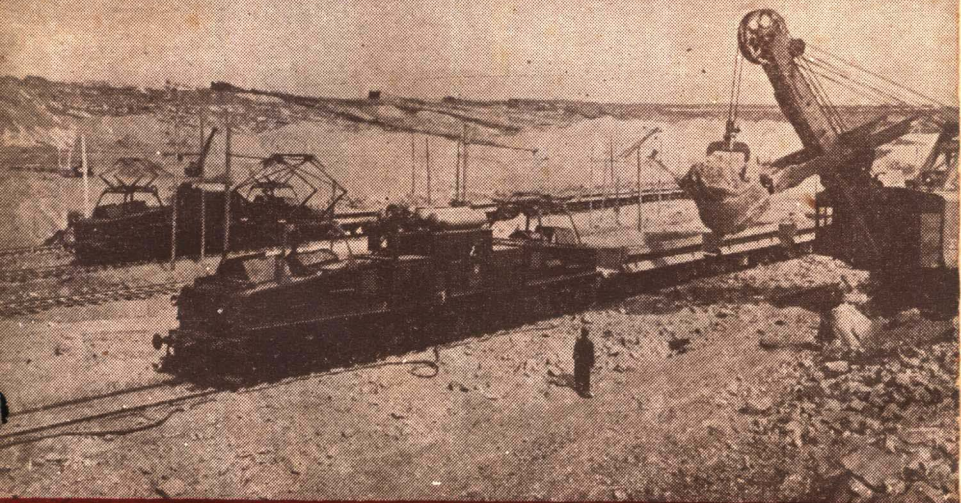




撫順露天矿史话

煤炭工业出版社

撫順露天矿史話

洪禹 万江編

*

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社址:北京东长安街煤炭工业部)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4 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排印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 字数19,000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7035·29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0.11元

撫順露天礦史話

洪禹 万江編

煤炭工业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編写矿史，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为广大职工所欢迎。

我們出版的这本“撫順露天矿史話”，仅仅是撫順露天矿的历史片断，沒有能够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出露天矿的历史。就是这样，这些片断也还是大略地給我們描繪出了露天矿悲慘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

你看，日本鬼子制造的“平頂山大屠杀”，是多么天絕人性；你再看，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大員又是如何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这一切，不能不使我們气愤填膺，痛恨那凶暴、残忍的敌人。同时，也使我們更加百倍地热爱現在的新社会、新生活和我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敌人越是凶残，矿工的斗争就越尖銳。因为他們懂得只有斗争，不断地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那怕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矿工們仍然团結得很紧，采取怠工、罢工等方式来向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在革命已經取得胜利的今天，这些矿工們的英雄形象仍然鼓舞着我們繼續前进！

矿史，是我們全体煤矿职工的最生动最实际的教科書。我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

我們恳切地希望讀者在閱讀完这本书后，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希望。

煤炭工业出版社

1959年5月

(一) 滿清皇帝真昏庸 硬把煤炭當黑龍

話說煤都撫順有四個大煤礦，其中以露天礦為最大。露天礦到底什麼時候開採的？這個問題至今沒有確切的材料可以証實。

據說：很早以前（大概在兩千年以前），有人在這里發現了“黑石頭”，井開始用來取暖；後來（公元一千年間）高句麗人開始在這里土法開採，用煤燒陶器，前几年還有人在住宅區挖出過古錢和陶器。

這里，還流傳着一個令人發笑的傳說：清初，昏庸的滿清皇帝，聽到采礦家發現了橫臥在撫順地底下的一條煤綫，就說：“這一定是一條黑龍，這條黑龍是順着黑龍江鑽進地下的。”由於這條“黑龍”靠近太祖墳（東陵），怕破了皇家的風水，因此，為了保護“龍脈”，下了一道二百年內禁止人民開採的命令。

到一九〇一年，當時的撫順知縣和一些土豪劣紳見到撫順這塊地是塊肥肉，於是他們就上奏滿清皇帝，要求允許他們開採。這時撫順地下的煤就成為土豪劣紳的囊中物了，那時帝國主義者也很垂涎。日俄戰爭以前，當時的帝俄奪取了這塊土地，在這兒開採，現在在坑里挖出來的水泥砌旋的洞子，據說就是帝俄開採時遺留下來的。帝俄在這里開採的第二年，日俄戰爭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從帝俄手里奪去了這塊土地。日本帝國主義在這里開採了四十年，真是喝的咱中國人民的血，吃的咱中國人民的肉，現在咱們礦上的老工人一想起那時候受的罪，都是咬牙切齒地發憤。

在这四十年里，不屈服的中国工人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四十四年前（一九一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现在的古城子北边，原化工厂的南边，进行了小型的采掘，人们都称它为“新揭盖”，刚一“揭盖”的时候，大坑形状象个大锅似的；采了一年多仅“揭”了二百来米方圆。当时工具都笨重得要命，掌子里刨煤的工人，三个人一道掌子，这三个人一个头镐，一个二镐，一个人推车，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仅仅挣三角来钱，工人饿着肚子干活。正象当时的一首歌谣说的：“来到千金寨（即撫順），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生活是那样极端困苦。日本鬼子成立了許多压迫工人的机关，象什么劳务系、守备队、宪兵队、劳工协会等。鬼子、把头、特务、警察，对待矿工是伸手就打、张口就骂，动不动就把工人送进“黑帽子衙门”灌凉水、过电……。

舍场的老工人孔繁喜回忆过去说：“伪满时挣钱连自己都吃不上，穿不上；有一年冬天我连帽子都没买上，弄了张牛皮纸叠了个帽子戴。破单胶鞋漏着脚后跟，没办法只好用麻袋片包上。吃的是豆腐渣、橡子面、冻土豆……。”

那时矿上的人通常分成十等，矿工们把它编成小调：

一等人是日本鬼象阎王一般，

二等人当把头围鬼子屁股转，

三等人拿镐把当骡子〔注〕劫煤炭，

〔注〕骡子——指日本鬼子的狗腿子。

四等人是拉杆票头〔注〕有吃有穿，
五等人是办事务只是写写算算，
六等人是修机器到处去检点，
七等人蹬钩开馬机手脚不閑，
八等人打眼放炮是一文不賺，
九等人綫路架綫是抬抬扛扛，
十等人刨大煤沒吃穿还有險。

这是当时的“十等人”。撫順煤矿把活包給“大柜”；“大柜”再包給“把头”。矿工們劳动所得，票头扒一层，把头扒一层，煤矿扒一层，到工人那里就寥寥无几了。当时露天矿专门剝削工人的大柜，据不完全统计，日本鬼子的大柜头有：神戶組，大仓組，定山組，陶山組等；汉奸柜头有：康家大柜，謝家大柜，柳家柜，高家柜，义和祥等。

当时矿工們管大坑叫“万人坑”，真不知有多少中國人被折磨死了。仅当时矿上发生的几次大事故就死了上千上万的人。

（二）日本鬼制造大屠杀 平頂山下血流成河

日本鬼不单单是經常折磨、压迫矿工們，兽性一发作还会上千上万的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那駭人听闻的平頂山事件，現在提起来矿上的工人还都清清楚楚地記得。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許多矿山工人参加了抗日队伍。楊柏堡独身大房子有个姓曹的老工人也帶着很

〔注〕拉杆票头——指把头的亲信事务之类的人，成天拉着个杆，故称拉杆票头。

多工人参加了抗日队伍。

那年的中秋节，抗日救国軍从兴京一带出发来取撫順，这一支抗日队伍，虽然他們装备不好，用的都是老洋炮、大刀片，可是他們抗日斗志很高。队伍里有四、五十岁的老年人，还有十多岁的孩子。他們高喊着：要夺回祖国的土地，抗日救国！

中秋节晚上，天正下着瀝瀝的小雨，他們从搭遠嘴子摸到了楊柏堡和东大井（現在的腰截子，原勝利矿），那时候楊柏堡住着日本鬼子的武装部队和“在乡軍人”等。救国軍在这里和日本鬼子开了火，日本鬼子損失很大，采煤所所长也被打死了。日本鬼子見大势不妙，于是遣兵調将，搬来了守备队和警察。当时日本兵人数超过救国軍好几倍，又加上救国軍彈藥不足，所以救国軍就从平頂山、千金堡一带撤走了，据說是投奔抗日联軍去了。

救国軍撤走了以后，日本守备队、警察的威风就来了。

第二天一早，日本守备队就把平頂山几个村子包围起来，挨家搜索，見着不順眼的人就枪杀，到处戒严，下“卡”子（崗哨）。

搜索完了，鬼子揚言說：平頂山居民窝藏了“大刀匪”，还說什么：要平頂山居民集中起来躲避飞机扔炸弹。于是日本守备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赤手空拳的居民攆到平頂山集合。

这里有矿工、商人，男女老幼，連快分娩的孕妇也被日本兵赶着跑来集合。

日本兵逼着人們一排排站好，然后打开用青布蒙着的

机枪，对准人们射击。人群里孩子哭喊起来，矿工们咒骂着日本兵。赤手空拳的人们，随着机枪“突突”声，一排排的倒下去。可是日本兵还嫌不够，仍然不断地射击。人群里孩子的哭声停止了，咒骂声停止了，就在这种情形下，日本鬼子又用刺刀在每个尸体上戳着。日本鬼子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腹部，挑出未出世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枪杀了平顶山居民以后，深怕还有人活着，又运来汽油，把汽油泼在尸体上燃烧，又把平顶山、千金堡两个堡子的房子烧个精光。正是：

日本鬼子杀人放火 平顶山上一片凄凉。

（三）悲愤激愤砸铁房 忍饥挨饿矿罢工

日本鬼子在撫順露天矿平顶山大屠杀后，却又用撫卹金来收买人心，可是中国人民决不会为了几块大洋就忘记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

日本鬼子甚至连“中国人”三个字也不让工人说。有一家人由山东来，从西部天桥走过，一个日本兵截住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回答：“我们是中国人！”那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劈头劈脸地打下去，并且说：“不许说你们是中国人！”

……

现在许多老工人一提起当时的“点工处”，都是眼泪汪汪的。那时候，天没亮，上百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工头办公室，向管事的要工。人们都特别紧张，好象这一天

早晨就决定他們一天的命运似的。管事的出来了，这个人的打扮好象舞台上的闊大爷，瓜皮帽，緞子坎肩，毛呢夹袍，紅眼珠，肿眼皮，豎着眉毛，誰能給他个“灵头幡”，別人都会以为他死了爹。

“咱們是来找活干的，……”大家都等得急了。

“点不点工在我，着急就别来……”工头翻了翻眼珠，恶狠狠地說。

工头的管事象只笨熊，慢騰騰走到站队的每个人面前，先是象相女婿一样，从头上到脚下端詳一遍，然后把肿眼皮搭拉下来，不耐煩地問：

“多大岁数？”

“什么地方人？”

“干过什么？”

“有沒有老婆？”……

被盘問的人們，脸上总是压抑着悲憤和忧愁；回答說：

“我七十岁的母亲在挨餓……”

“我无法生活下去……”

然而結果却是失望，沒有工做，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去。

饶幸有工做的人，生活也是十分困苦。日本鬼子和汉奸們想尽办法从矿工身上刮油。那时候露天矿工人大多数都在“西綫路”住（现在的古城子）。日本鬼子在这个住宅区設立了“飯房”，工人掙“飯票”（专在飯房买飯用的）到“飯房”里买飯吃，这里“窝头”最初是两个“子兒”（“飯票”的分，硬紙制做）一个，日本鬼子还觉得剝削

得少了些，后来就把“窝头”变小了，变得象牛眼那么大，虽然卖价不变，“窝头”的分量是越来越轻；后来，干脆就把零售改为“頓飯”（即定食），每个“頓飯”用“飯票”一角六分，飯是牛眼大的三、四个窝头；一碗能把米粒数过来的小米粥，一小盘炒豆芽菜。工人吃不饱肚子，再也不能忍耐了。西綫路独身大房子里的工人，纷纷商量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

先是矿工成伙去找“飯房”，讓“飯房”减价，飯房經理請示了日本股东——劳务系，劳务系不同意。这时工人们火了，一个个操着“鎬把”（木棒），闖进了西綫路“飯房”，先把飯房的柜子砸了个稀里哗啦，然后就闖进了厨房，把鍋砸漏了，盆也摔碎了，碗碴子到处纷飞，經理吓得躲在桌子底下，日本鬼子也不敢靠前了。

这事惹得不小，矿工們算計透了，反正是日本鬼子要找人，干脆就来一个大罢工。口号是“飯房里的窝头不减价，我們不能上班。

这个罢工坚持了整整两天，劳务系的鬼子知道損失不小，于是只好暂时把飯房里的窝头长了些分量。

（四）日本鬼越来越毒辣 炼人爐活人成灰烬

矿上的工人不断地和日本鬼子斗争，鬼子的坏水越来越多，对付矿工的办法比打、罵更毒辣了。

有一年，由于矿工們少吃无穿，又加上无止境的劳累，住独身大房子的矿工們差不多都得了传染病，一得病就是上吐下泻，快的几个小时的功夫就死了。日本鬼子根

本不拿人命当回事，工人死的很多，矿上人手不够了，鬼子就派把头到河北、山东一带去招工。說是招工，实际上是騙人、坑人，把头們硬說千金寨遍地是黃金，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是綾罗綢緞。結果来了一看，想回去也沒人給路費了，从关里新来的人因为卫生条件太差也都得上了传染病。矿上的几个住宅区，象栗家沟的“白房子”、古城子等等，薄板棺材排到了馬路上，矿上的棺材不够用，就用蓆子从大房子里往外捲人。

矿工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有的和党的地下組織接上了关系，組織矿工們和日本鬼子斗争。有一部分矿工以“同乡会”等名义和日本鬼子干。

开始是怠工和破坏机器，放炮工人鹿金山等背着火藥下坑去，走到半道就把火藥扔在水沟里，再不就土和矸石把火藥埋起来，上了坑糊弄鬼子說：已經放炮了。

打眼（穿孔）工人打了一米深的眼，就向鬼子报二米、三米。

刨煤、装車工人，把車里装滿了矸石，車頂上薄薄地盖上一层煤，就报出了一車煤。

有一次刨煤工人王文山装了这样一車煤，讓鬼子的忠实走狗“窩头先生”老安检查出来了，这小子沒容王文山說話上去就踢了王文山一脚，正踢在王文山的小肚子上，踢得很重，当时王文山就坐在地上了，嘴里向伙計們喊着：“弟兄們！俺俩是对头，你們快給我家送信去！”

伙計們一看都火了，心里說：日本鬼子糟塌中国人还不够？你这走狗难道連一点中国人味也沒有？

大伙都把鎗、鐵操起来了，老安一看不妙，撒腿就跑，剛跑上掌子頭，讓白忠平用尖鎗頭一下子就勾回来了：

“往哪跑？今天就讓你回老家。”

大伙叮嚀的揍了老安一頓，然后用篩煤的篩子抬着老安：

“走！”白忠平說：“咱們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抬到‘金道子衙門’（日本警察所）去。‘金道子衙門’要把咱們留下，咱們就連‘金道子衙門’搞了。”

人們到了“金道子衙門”，日本警察吓傻了；一看这些人气势汹汹的，就沒敢管这件事：“打架嗎？……，頂好的沒有，快……”日本警察一擺手，就鑽进了后屋。

“金道子衙門”沒留，矿工們就抬着老安到千金寨南边树林子里呆了两天。后来把头派人來說情：“把老安送回去，給王文山治伤，不和大伙算賬。”人們才算拉倒。

这时候鬼子却暗下毒手，以打傳染病預防針为名，到工人独身大房子里看誰不順眼就硬說他得了傳染病。

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拿着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就是生死簿，凡是被他記上名字的矿工，統統从大房子里拉出来，送往隔离所。隔离所里并没有大夫治病，送到这里来的人只是等死一条道。日本鬼子预备的活底棺材，死尸放在里面連腿都伸不开。人死了往活底棺材里一推，到了刘山（地名）炼人爐，一抽底就把人炼了。

从隔离所里拉出来的不都是死人，有的还活着，鬼子也把他运到炼人爐活活的燒成灰燼。

矿工們繼續怠工、罢工，从关内新来的人也都設法逃

走。

鬼子把矿工住宅围上了刺杖子，监督矿工干活的“腿子”增加了好几倍。但是，矿工們仍然在繼續斗争。

（五）戏台上山田发兽性 矿工大鬧老君庙会

据矿工們的記憶，这事大約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本鬼子慣用迷信来欺騙矿工，所以每年四月十八都在北窑地举行老君庙会，从矿工身上压榨錢去搭台子唱戏。矿山上的鬼子趁着这个机会，拿着把头們給他們压榨来的錢开怀暢飲起来，喝完了酒就去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調戏、侮辱妇女。

庙会上不下千余人，有的老人和妇女是来烧香叩头的，有的是来看熱鬧的。老人和妇女們都是祈求老君爷保佑她們的兒子和男人別摊上瓦斯爆炸和片帮、冒頂等事故，烧完香也都在野戏台的前边站一站。日本鬼子山田喝完了酒，醉醺醺地晃到戏台前边，把头們赶紧搬来椅子讓坐。

戏台上正演“烟火棍”，楊排风和一个花脸打完一場进了后台。就在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冲动了山田，兽性大发，他跳上舞台，作些下流动作，冲着台下的青年妇女，嘴里嚷着令人作呕的話，哈哈大笑起来。台下一陣大亂，妇女們低下头来，男人們叫罵山田。这时，从人群里跳出一个大个子壮年矿工，說着一口山西話（可惜当时別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这人就不見了），跳上台，一脚就把山田踢倒在台上，山田还是嘟嘟囔囔地不住口，掙扎着想爬起

来。大个子矿工没容他起来，嘴里喊着：“没人性的东西，今天就叫你见阎王！”他双手抓住山田的两条腿，就象金鞭记里讲的呼延庆打擂一样，使劲一举把山田举在空中，接着往下一甩，双手一松，只听山田“哎哟”一声，跌在台底下满是石头瓦块的空场里，山田伸了伸腿呜呼哀哉了。

真是大快人心！台底下的人不自觉地都鼓起掌来。庙会上另外的日本人立刻打了电话，连守备队加矿上的鬼子共有二百多人，包围封锁了北窑地整个住宅区。守备队长命令把机枪都架上了，指着大伙要大个子，不交出大个子来就用机枪扫射。

这时候那个大个子矿工早挤在人群里了。在鬼子还没到以前，有些人已跑出了庙会，他们是到各个独身大房子去送信的。

日本鬼子正在围着人们要人的时候，一部分“特殊工人”带领着各住宅区的独身矿工都来支援了。矿工队伍加上庙会上的人，真是人山人海的。来支援的矿工手里都拿着木棒、铁锹。

庙会上一片喊打声，连没来得及走的妇女也举着拳头骂鬼子。

原来鬼子们是包围了庙会上的人，后来各住宅区来支援的矿工反而把鬼子包围在里边了。

络腮鬃子的守备队长和矿上的鬼子，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把机枪撤了，连队都没站，矿上的鬼子夹在守备队中间，跑步走了。

从此以后，那个大个子山西人就不见了，有的说逃走

了，有的人說后来讓鬼子发觉，被鬼子害了。

(六) 逼上梁山深夜摸竇店 西大院矿工智取口糧

一九四五年二月，是鬼子侵略中国的“末交年”（最后的意思）。虽然到处吃败仗，可是鬼子还在作垂死挣扎，并凑力量，更加穷凶恶极的掠夺和折腾矿工們了。口糧一縮再縮，鬼子还嫌不够，又想出了讓人看东西咽不进嘴的狠毒办法。他們把原来蒸窝窝头的苞米面，换成长了“綠浦”的，用这种面蒸窝窝头，离老远就呛鼻子，咬上一口就象吃最辣的尖辣椒一样；糠子面的窝窝头本来就够难吃的了，可是鬼子又弄一些頭髮渣子渗到里边。就这样，一批一批的矿工被折腾的去世了，那时西大院（露天矿工人住宅，现在还叫这个名），沒有一天不往外拉死尸的。矿工們更加恨透了鬼子，在矿上干活，总是想法子损坏工具，磨洋工……。更有些人干脆不干活，有机会就和鬼子拼了。鬼子一看风头有些不对，便匆忙的从大連、旅順、哈尔滨一带調来了一批所謂鬼子的最精銳的部队——关东軍和守备队、劳务系……一齐压榨工人。

矿工們为了要活下去，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更加团结，更加机警，更加尖銳地和鬼子进行斗争了。

压榨、盘剥工人的西大院卖店（商店），在二月末进来了两火車皮白面和大米，这个信兒象刮风似的很快地传遍了西大院、西綫路。两个地方的工人，就汇合起来，预定一个晚上，去搶这批糧食。

西大院的卖店，就象一个碉堡似的，四周围着鉄絲

網，在鐵絲網外邊還挖了又寬又深的一道壕溝，每天沒天黑就早早的關上門，鬼子怕这不牢靠，還派來三、四名關東軍整天卡着槍看着。

礦上工人摸准了鬼子的脾氣，賣店一關門他們常常大吃二喝，有時酒喝多了，個個醉醺醺的象豬一樣睡着了，外邊就留一兩個小鬼輪着站崗。

這一天，礦工們摸准了鬼子喝醉酒了，決定借這個機會夜搶賣店。

天上，一堆一堆濃黑的烏雲，把西大院籠罩的黑古隆冬的，只有賣店里的幾盞電燈，象小星一樣發出一點亮光，在為礦工們指路。礦工們有的拿着鎬把，有的拿着鐵棍等各種應手家什，都伏在賣店外面，兩眼直盯着賣店，等待着下手的時機。時間一個鐘點一個鐘點的過去了，屋里边看不到人影子來回晃蕩了。礦工們約摸喝醉的鬼子已經睡了，便決定揀一處不易被鬼子崗哨看見的地方，爬過去動手。

一個姓張的外號叫“黑鐵匠”的“特殊工人”，爬過了壕溝，來到了鐵絲網邊，便從懷中掏出預備好了的剪刀，剪斷了鐵絲網便竄過去了，另外一批礦工，也都躡着腳後跟，屏住呼吸迅速的跟過來。來到後窗戶後，一個人打了一個動手的暗號，一部分爬到前邊去的人，立即把站崗的鬼子消滅了，接着後邊的人砸窗戶，前邊的人由門沖進去，睡的正朦朧的鬼子，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就在一頓鎬把下見了閻王。就這樣，礦工們砸了賣店，搶走了糧食。

這個賣店被搶後，鬼子沒有組織關東軍、守備隊來抓人。後來有人說，原來那天砸賣店，打死鬼子的事兒，都